

杏花疏影少年时

桐间露落

这几天，文化公园里一株杏花开得好，我每天上下班路过，都要驻足观赏片刻。

沾衣欲湿杏花雨，吹面不寒杨柳风。杏花早于桃李而开，一树万蕊，独占早春芳辰。那花一团团、一簇簇，远远望去，如云如霞。阳光下，嫣红得热烈而不浮艳；春风里，舞弄得旖旎而不妖媚；细雨中，粲然得雅致而不浅俗。杏花烟雨江南，六个字浓缩了江南的春天。你看那绵绵细雨，如烟似雾；簇簇杏花，绚烂无边；而细雨之中，杏花掩映的江南画卷、烟火人间，构成了春天的意境。

可不，每一朵的杏花都是一首诗，一幅画。她绘成“满园春色关不住，一枝红杏出墙来”的夺目画卷，惹得温庭筠“知有杏园无路入，马前惆怅满枝红”而郁闷不已。当“满阶芳草绿，一片杏花香”时，诗人们在“小楼一夜听春雨”中，想到了“深巷明朝卖杏花”。诗圣杜甫还为此发出“莫怪杏园憔悴去，满城多少插花人”的感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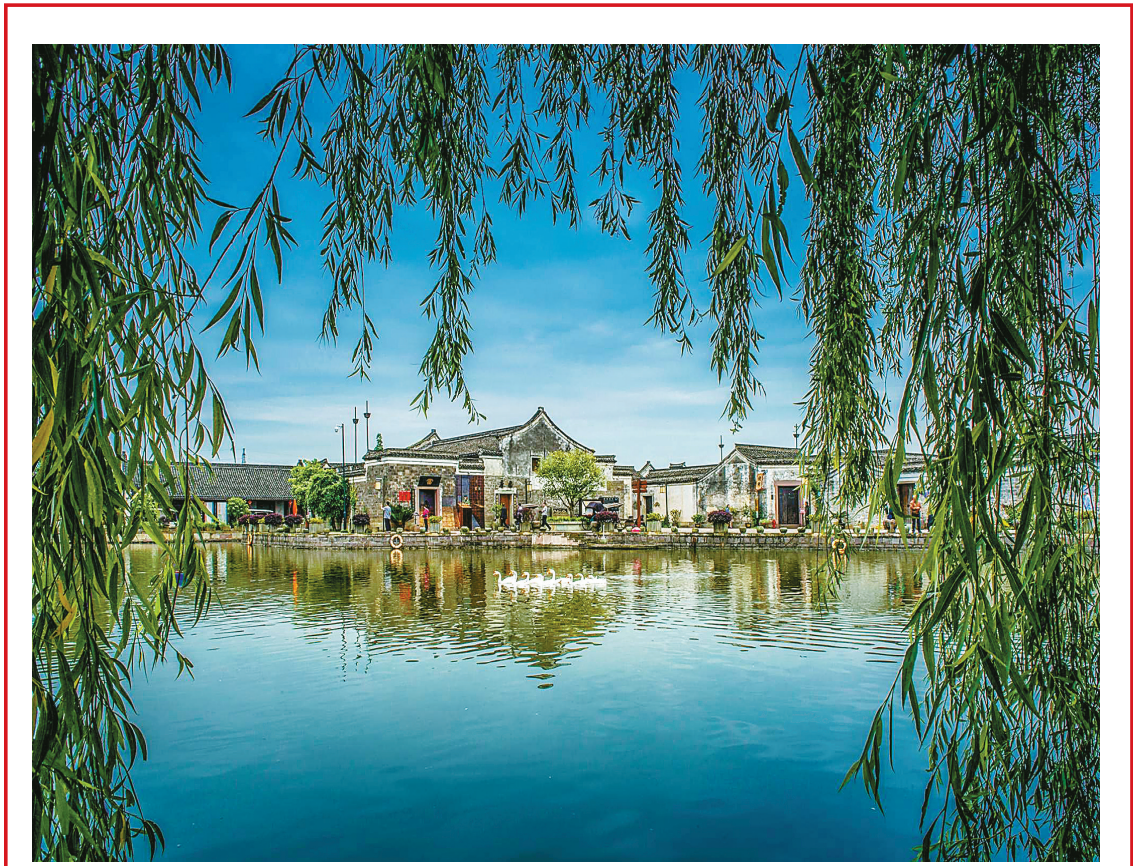
杏花是十三岁的豆蔻年华，天真洁净无邪。让我们走进春天的山野，在那杏花开得最灿烂的一天，无数花瓣在少年的头发上飞扬。那时候，风很清甜，阳光正好，他笑容温暖，人生亦有着无数美好的可能。远处凝望的女孩子情不自禁地吟唱：“春日游，杏花吹满头，陌上谁家年少，足风流。”就是这么单纯而美好，直白且热烈。每个少年都会在那样的日子里，以为自己永远是世界的主角。

诗人们爱用杏花表现青春少年的意气飞扬。“杏花疏影里，吹

笛到天明”。想一想，那画面自然是极美的，杏花扶疏之影，月色空明之光，衬托“豪英”们午桥夜饮的英姿情态，悠扬笛声在春夜里通宵达旦地竟吹，抒发他们的满腔抱负与未来憧憬。少年旧友的豪情、旧游的盛况多么令人怀念。出走半生之后，写这首词的陈与义故地重游，闲登小阁看新晴，感叹

长沟流月去无声，想曾经有月色如水，杏花迷离，笛声悠扬，歌声清远，而当年的少年英豪早已成了江湖传说。二十余年如一梦，此身虽在堪惊。

霜鬓不须催我老，杏花依旧驻君颜。杏花还开得热闹，附近学校少年从树下走过，言笑晏晏，跳脱飞扬。嘴角羡慕的笑容还来不及收起，朋友圈却收到提



春帘

邱文雄 摄

岑莹灼

姜冬妹长得五大三粗，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。

有一回我们到外地去旅游，一路上就听她的高嗓门。她兴奋起来，笼罩整个车厢，笑得让人耳朵溢出来。

在古村，她走一路，买一路，吃一路。那种像筛子那么大的饼，她也敢买着吃。遇到谁，就让谁扯一点；买了樱桃，她兜着塑料袋，让人拿。我只拿了一枚，毕竟樱桃蛮贵的。她毫不犹豫地拿出一把，说给芳芳吃。

“谢谢阿姨！”我让女儿接了。“冬妹，你再这样吃下去，减肥没指望了！”主任开玩笑道。

她随即让主任拿一把，主任拿了三枚，她又递过去，“多拿是对我的爱护！”逗得主任哈哈大笑。

今年，她调到了我们办公室，我们一下子觉得挤了很多。

她给我们每人一个面膜。小齐不要，说男人贴面膜太娘们。“谁说的，你贴了就知道男人也要爱护自己！”我们几个女人就起哄，当场要小齐贴。姜冬妹就扯开外包装，拿出一张水水的面膜，一把贴在姜冬妹脸上，逗得小齐满脸通红。

“你羞什么！”正好主任推门进来，“姜冬妹，你可不能欺负人家小齐哟！”笑得大家都弯了腰。

小齐瘦瘦的。姜冬妹胸部很汹涌。小齐不敢看。

下班时，姜冬妹说，今晚我

张智翔

什么是痴？在我看来，痴是一种精神寄托。

痴似乎有雅俗之分。

有人痴茶，有人痴烟，有人痴书，有人痴网……一般人认为茶雅，烟俗；书雅，网俗，于是痴茶的往往被尊为高人，有烟瘾的往往被斥为烟鬼。遇到复杂的情况，比如伟人痴烟，还得加以粉饰，比如鲁迅抽烟抽得凶，说他就是忧国忧民。

且不论高雅与俗的标准是怎么定的，就算茶为雅、烟为俗，茶痴就应该被吹捧、欣赏，烟痴就应该遭鄙视、唾弃吗？

我认为风雅与庸俗只是表象罢了，看问题重在本质，这就得看它的危害性大小。

没错，我认为，只要是痴，或大或小有其危害性。

人不是一生下来就需要精神

□小说

姜冬妹

淘宝，要我带面膜的跟我说，我们一起团购。大家都说家里有，姜冬妹说那我多买一点，便宜，大家也可以一起用哟。

第二天，上面让填一张表格，正好主任叫她，她就让我帮她填一下，其实又不急。

待了会儿，她从外面冲进来，说热死了，把空调开到24℃。本来就开着吊扇，可把我给冻死了，赶紧披了一件披肩。

到了冬天，上面说，空调坏了。

“一人一个！”姜冬妹抱了一堆热水袋进来。热水袋很华美，与毛绒玩具组装着，手插在里面。

“冷姐，你这是干吗，太见外了吧。”

我得说，我是个小心眼的人，不像她那般慷慨，怕欠人情。我自己又没拿来什么东西，总不能老吃人家的。

她这么说了，我只得收一小包。

“好吃吧？”

我不好意思说不好吃。

也许是吃得嘴干了，姜冬妹去倒茶，发现热水瓶是空的，就

去倒茶，发现热水瓶是空的，就

友卖了个不亦乐乎。

大概过了半个月，陆续有人来换热水袋的插线，大概接触不良。姜冬妹说头都大了，把她的朋友骂得半死。姜冬妹不在时，小齐说，他送给女朋友的热水袋漏水了，不过，他没好意思拿来换。

姜冬妹是胖子，好吃，而且不嫌吃，什么都敢吃，像鸭舌头什么的，我想胃就不舒服。可她还在你面前吃，发出“嘎嘎嘎嘎”的声音，吃得津津有味。一边吃，一边时不时扔给人一小包。我总是谢绝，她好像很不满意的样子：

“岑姐，你这是干吗，太见外了吧。”

我得说，我是个小心眼的人，不像她那般慷慨，怕欠人情。我自己又没拿来什么东西，总不能老吃人家的。

她这么说了，我只得收一小包。

“好吃吧？”

我不好意思说不好吃。

也许是吃得嘴干了，姜冬妹

去倒茶，发现热水瓶是空的，就

去倒茶，发现热水瓶是空的，就

说痴

寄托的。人在年幼时往往精神最独立，那是因为没有开化，没有癖好，也谈不上理想。但在成长过程中，人不可避免会错过或放弃一些东西——可能由于机缘巧合，可能由于价值判断后的慎重选择。于是补偿机制开始发生作用。比如潜能整合专家卢苏伟，八岁时患脑膜炎导致部分脑功能受损，因而在记忆力、数学、平面空间等方面存在明显缺陷，但他痴爱分析、整合、创造新事物。他发现了自己的天分，并为自己的人生创造了无限可能。古今之大学者，绝大多数是某一特

殊领域卓有成就的人，这些领域伴其终身，并成为其精神寄托，这种精神寄托强化到一定程度，就成了痴。

人一旦有了痴迷，他生活中另有一块必定极其匮乏。这便是痴的危害性。

“俗痴”的危害，可以信手拈来。比如抽烟伤肺致癌，网瘾影响视力还会导致精神障碍、心理异常……“雅痴”的危害相对轻些，比如嗜茶，你或能支支吾吾说出几个：耽误时间、容易黄牙……那么痴爱写诗呢？多看点儿书，难道也有危害么？有，举个

醒：三月将尽，一年的四分之一已过去！是不是让你一下子就焦灼起来？太多未完成的事，太多措手不及的计划之外，人生如果就此展开感叹，主题恐怕就是无可奈何了。

我们终将老去，少年还在前行，经历过痛苦、挫败、失望、曲折、愤怒、无望、疲劳、厌倦种种难以言说的滋味，仍然有那么漫长的路途要走。“新马杏花色，绿袍春草香”。韦庄送别友人的长亭，春草萋萋，一树杏花盛开又纷纷飞落。此间的少年，带着春之力量、美还有无畏，又何惧前路迢迢？

今春看又过，明年花更好。我们会再相逢，在又一个春日里，又一年的芳草绿，又一树的杏花疏影中。

和 风

阿林是在宁波经商的台州三门人，也是我赴日旅游结识的同行。他貌不惊人，话风却犀利，偶尔发表意见时，喜欢盯着你看，像在揣摩你对他的反应。

那天我们在日本东京湾附近的餐厅吃了中餐后，一起乘电梯去楼下坐团队的旅游大巴。乘电梯前，导游说Laox就在毗邻的大楼内。Laox的中文名称叫乐购仕，创业于1930年，是日本著名的老牌家电量贩店，在日本国内拥有41家门店，属于日本最大规模的综合免税企业。导游的这一介绍，如星星之火，“燎原”了大伙的购物热情，大家急于在抵达银座前，再购买一些心仪的日本家用电器。于是，毫不犹豫地跟着导游拐进了毗邻的Laox。

我这次赴日只想买一款索尼收音机和轻如纸片且折不断的老花镜，然后爬爬富士山，去村上春树的老家京都看看。富士山爬了、京都去了，遗憾的是尽管导游一路不遗余力地介绍我们去免税店，但都没有买到我想要的收音机和老花镜。只能把希望寄托在银座了。

导游是上海人，姓张。张导说他在日本已经30多年，现在的妻子也是个日本人。张导个子不高，黄脸、薄嘴唇，一路言笑晏晏，时不时还冒出“得样末事”“亨八嘞打”等上海话，让我们身在异国倍感亲切。他带着购物的同行走后，我和阿林等一拨人就进了旅游大巴。我们在车内闲聊、休息了一个多小时，仍不见他们回来。漫长的等待突破了大家忍耐的底线，有人忍不住发短信催促张导速回。又过了十多分钟，张导终于陪着几位手拎、腋夹电饭煲、烧水器的同行满载而归。张导说团队某位女同胞因发票出了点差错，仅此就浪费了半个多小时。

旅游大巴终于发动，但大家的脸上挂起了不悦之色。按计划，我们还要在东京参观一个展览，费时2个多小时。幸亏东京这个拥有200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绝少堵车。当我们顺利地赶到展览地点时，只见人山人海，世界各国的人都有，不少是中国面孔。展览内容丰富，展示了日本先进的科学技术。我辈外国人，引导小姐礼貌有加地照一照我们佩戴的证件，会发放一些鼓励外国人驻足的小礼品。

参观时间原定2个小时，可当我

一条流向村庄的河流

陈云燕

一条长长的河流，绕经城市，穿越乡野，蜿蜒着流向远方的村庄……那是母亲的出生地，也是我年少时魂牵的乐园。

每逢过年过节，年少的我，常常一大早跟着母亲乘船去乡下走亲访友。彼时去乡下主要靠水路，一条大船常常拖着十几条小船，煞是壮观。每当船驶入河道，沉静的河面瞬间荡起层层浪花，然后散漫开去，化作圈圈涟漪。我总会盯着那渐行渐远的涟漪，出神地眺望远方。

远处，河岸的柳树合着微风轻轻摇曳，河面上不时有一簇簇水草从上游漂过来，三五成群的鸭子在水草间优哉游哉地来回游荡，偶尔把头探入水中寻觅鱼虾。岸边，一个个穿碎花布衫的少妇正在河埠头用棒槌敲打衣服。河面的天光像极了哈哈镜，夸张地倒映着她们的一举一动。

正是日出时分，阳光投射在河面上，闪烁着粼粼波光。两岸是一望无际的田野，田野尽头散落着小村落，炊烟正从屋顶袅袅升起。田野里，早起的农人躬着身，熟练地播撒着种子，我想那一定是他们沉甸甸的梦想。

船儿在水面游弋，我心早已飞向村里的小伙伴。我们最喜欢一起往山野跑。山野上随处可见一种红色野果，吃进嘴里，酸酸的，回味起来却有一份清甜。多年后我终于知道那是一种叫“覆盆子”的野果。与覆盆子长得很像的另一种野果叫“树莓”，熟了也很甜，两者不同之处在于覆盆子矮小，属于草本植物，而树莓则是木本植物，可以长得茂密而高大。

河流转弯处有一片高高隆起的坡地，那里生长着在城里不曾吃过的高粱芦稷，这种形似成熟稻穗的植物，放在大灶上煮熟，一股幽幽的沁香便扑鼻而来。拿着一串煮熟的高粱芦稷，一粒粒剥开扔进嘴里，吐出糠皮，里面的肉粒有着糯而柔韧的质感，吃着吃着就停不下来。

河流的入村处，是一大片沼泽地，生长着一种形似甘蔗却比甘蔗要

们团队24人聚齐登上旅游大巴，已过了下午4时，大大延时。张导愁眉苦脸地向我们介绍起日本交通法规，说按照规定司机一天内包含休息和等待乘客在內的工作时间，控制在10小时以内，否则就涉嫌危险驾驶，车辆会自动熄火。张导说，从东京到你们住宿的名古屋中部机场宾馆，有300多公里，需要行驶3个多小时。银座晚上8点打烊，若去了银座再回名古屋，恐怕半路上旅游车就会自动熄火。

我问张导，如果从东京打的回名古屋，费用多少？张导说约日币5万元，我一算，折合人民币3000多元，价格不菲啊。环顾四周，也没有同伴响应，罢了罢了，只能和银座失之交臂。

出门在外，我们不懂日语和日本风俗，只能依赖导游。张导的话真实性如何，只有天晓得。但牢骚是有的，我坐在车厢的最后几排，相邻的同行在悄声埋怨：每天带我们去杂七杂八的地方购物，肯定有回扣。我想起刚到日本时，张导站在车厢最前排，嚼着地取下腕上一条不锈钢链子，说这玩意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改善睡眠等等。后来张导带我们去了一个小小的购物场所，果然有这种链子。又有一次，张导拿出一只玻璃杯，白开水入内会泛蓝色，他说这是电解氢化水杯，具有降血压、消痛风等神奇功能。这时，有位同行揶揄道：估计下一站就要让我们去买这款东西了。果不其然，和上次介绍链子如出一辙。

当我们的夜行大巴距离名古屋还有一半路程时，前排的张导恹恹地拿出一张纸，逐一要求我们签名，表示我们同意不去银座。这时，阿林坚决不签名，他说这等于打了人家的耳光，还要人家说一声对不起。银座没有去成，你作为导游负有责任，至少说明你没有安排好行程。结果，24人的团队只有阿林和他的老乡没有签名。这让我暗暗敬佩，脑海中兀地跳出鲁迅先生称赞方孝孺的一句“台州式的硬气”。

第二天下午，我们返回上海浦东机场，乘上回程的大巴车。在车厢内，有位同行说，张导这个上海人是老江湖，就会捣糨糊。阿林铿锵回应：背后说人有啥意思？要说你就在群里直接@他。此话一出，车厢内一片寂静。

细很多的植物，长长的秆子，成片成片拥挤地簇生着，当地人称作“糖芦秆”。糖芦秆和甘蔗一样吃法，啃起来既脆又甜，只是稍有不慎，会勒破嘴唇。

航船晃悠悠悠，按着既有的节奏行驶。突然，船上发出“突突突”的马达声，船尾随之冒出一团浓浓的黑烟，黑烟夹杂着浓烈的柴油味。那条宽阔的、一直流向村庄的河流，留给我的不仅是柴油味道，还有山里人的淳朴和善良。

那时候，去乡下的航船要行驶好几个小时，为了驱赶路途寂寞，我总会随身携带小学的语文课本，一个人坐在船尾的甲板上旁若无人地大声朗读。有一年春节，同船一位中年妇女听着我的朗读，一直好奇地望着我，还不时问我课文的内容。当听说我可以通篇背诵时，她竖起大拇指，夸我记性好、普通话比乡下孩子说得标准，夸得我飘飘然了。后来得知，她是一位乡村教师。

船继续往前行驶。远远地，看到村口那棵古老的银杏树。我一阵激动，我知道，故乡到了。

那是个正月的下午，阳光照在村口河埠头的石板上，亮亮的。我玩累了，脱了鞋袜，想在河里洗个脚。我特地挑了一块平滑的石板，不料，脚刚踩到石板，突然一滑，整个人滑入了河中……河床底下亮亮的，卵石在水底下泛着白光，水草摇曳着，偶尔有几条鱼从我身边游过。我拼命朝着有亮光的地方伸出手，试图抓住些东西，但终究什么也没抓住，只听到耳边依稀传来惊呼声……

我很快被救了上来，一位不善言辞的小伙子救了我。被救上岸的那一刻，我忘记了恐惧，只感觉彻骨的冷，上下牙齿打着颤，浑身冻得直哆嗦。多年以后，我常常会想起那个冬日的午后，那一群为我拼命呼救和那一位在刺骨的河水中救我的村民。

那条通往乡下的河流，如今已被不断扩建的道路填埋掉了，而它一直在我记忆深处流淌，一直温暖着我走向远方。